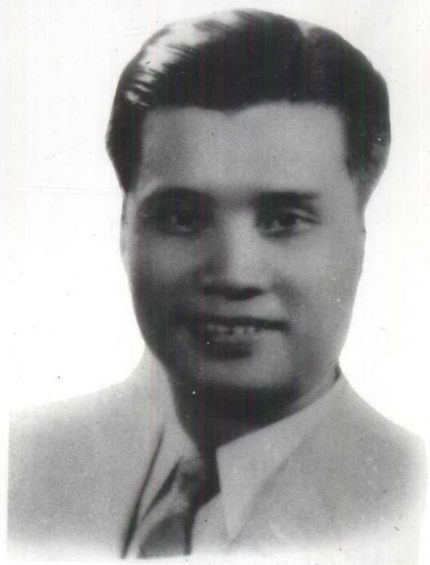


永远的纪念

—高云览和《小城春秋》纪念集—

高迅莹/编



鹭江出版社

永远的纪念

—高云览和《小城春秋》纪念集—

高迅莹/编

〔闽〕新登字 08 号

永远的纪念

——高云览和《小城春秋》纪念集

高迅莹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政编码:361009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875 印张 4 插页 203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80610—313—9

I·75 定价:12.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这时就在淮南女子中学和华中中学教书。

虽然过着教书生活，我仍然不忘对光明这一面的向往和支持。我经常介绍学生谈课外的进步书籍，组织文字研究会，戏剧社，我自己曾剧本自己作导演，前边演出的有《夕影》（以反帝反战为^主题），后有太岁的早晨（反剥削反压迫的^主题）及《大闹等剧》。我演出的东西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同时刺激了新的戏剧运动。我的剧本透露了我的思想立场。鲁迅先生逝世那一年，戏剧界进步的文化团体举行^了戏剧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选我为大会的主席。救国会七君子入狱时，戏剧界的救亡运动高涨，我也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的抗



高云览像
(1952年秋摄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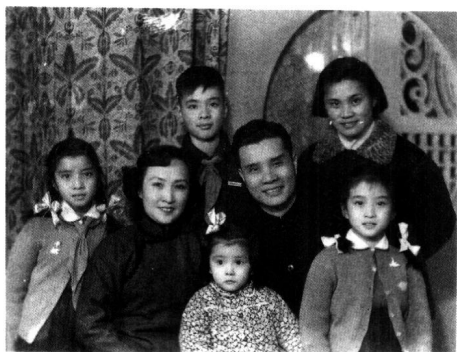
作者自传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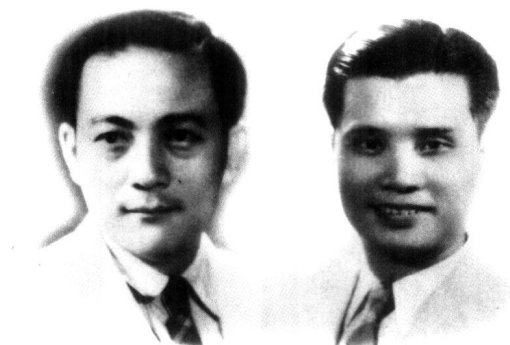
《小城春秋》出版后曾经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五国文字。图为外文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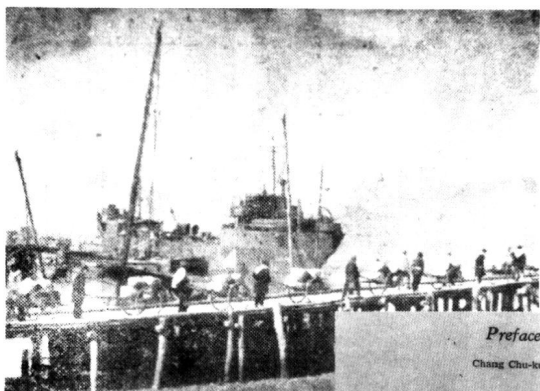
高云览与母亲、兄妹合影(1929年):中为母亲王蓉、后左为兄高怡吉,中为高云览,右为大妹高玉瑜,中右为二妹高玉瑾,前为小妹高约心。



高云览一家



高云览与张楚琨



高云览与张楚琨将在新加坡合置的“南美号”、“南元号”两轮船献给国家,图为“南美号”运输船。

Preface

Chang Chu-kun¹

Comrade Kao Yun-lan's novel about the famous Amoy gaol-break has received one of the warmest welcomes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periodicals like the *Wengji Bao* (Literary Gazette) and *Zhongguo Qingnian Bao* (China Youth Daily) praised it highly. It has been adapted for the stage and made into a film. Series after series of picture stories, based upon it, have appeared.

Annals of a Provincial Town has won such wide acclaim not only because the author builds his tale around a revolutionary exploit that thrilled the nation, and because his plot is intricate and exciting. Most important is the positiveness of his theme and his fine character delineation.

The ten years following the sell-out of the revolution by the Kuomintang in 1927 were years of miser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China's capitalists sided with the counter-revolution. The petty-bourgeoisie vacillated. Only the proletariat and its vangu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ood firm. Preserving and expanding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they organized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and established soviet governments in many parts of China's vast land.

On September 18, 1931,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s invaded China's Northea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d ending the civil war and forming a united front

¹ Vice-Mayor of Amoy.

张楚琨为《小城春秋》英文版本写的序言。



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第三分团成员
1940 年秋在山西中条山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左一为高云览，左二为林斌华，左三为张楚琨，右一为陈
仁熙（高云览坠马伤手挂纱布）。



高云览于 1936 年在中华中学自编自导的《没有太阳的早晨》剧照。

自左至至右：许四川、曾聪明、林仪贞、曾谷芳。

序 言

张楚琨

亲密战友高云览离开我们40年了，遗著《小城春秋》出版也40年了。

1956年6月底，我在天津参加高云览追悼会后，把《小城春秋》第六稿带到北京，胡愈之同志（出版总署署长）阅完了说：“是一本好小说，很有教育意义，将成为畅销书，赶快出版！”我把原稿交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楼适夷，同年12月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第一版10万册，1958年北京第四次印刷84000册，深受读者欢迎，风靡一时。冯牧等在《新时代生活的画卷》（载《文艺报》1959年第19至20期合刊）一文中评价：“《小城春秋》与《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它“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挚地、精确地、巧妙地表现出来”。《小城春秋》首先译成英文，译为著名的沙博理（Sidney Shapiro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接着译成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前3种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是苏联和日本出版的）。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日子里，《小城春秋》被扣上“反动小说”的帽子，被诬蔑是“为走资派树碑立传”，“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当时我在“牛棚”，几乎几天就有“造反团”、“战斗队”一类来外调并批斗。党中央落实政策后，《小城春秋》和读者重新见面，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在京、沪、福州、西安印刷百万册以上（1981年3月西安第二次印刷

346000册)。我在《新版后记》说：“经得住人民群众检验的作品，具有生命力，任何人也禁不止，打不死的。”1979年，周扬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指出：《小城春秋》为解放以来被“广大读者所赞许”的长篇小说之一，1981年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为电影，1995年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十大名片之一，中央宣传部指定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小城春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魅力何在？因为这是一曲革命的正气歌，“成千成万的读者为书中英雄儿女的高大形象、劫狱的勇敢的传奇情节以及贯穿战斗的生活气息而激动、叹息、流泪、欢呼”（《新版后记》）。正气歌是经过千锤百炼、以生命谱写成的。1930年的共产党大劫狱事件（简称为“厦门破监记”）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高云览抓住这一主题和题材，从20岁起就开始酝酿，一直到最后岁月才完稿。远在30年代，我歌颂过大劫狱事件，写了一首诗《厦门破监颂》，是根据一位破监斗争被救出来的当事人（友人施天义，中共党员、厦门大学学生）提供经历的，在流亡期间给高云览看了，他高兴地说：“我创作的主题，给16行韵文点中了。”

厦海怒涛万丈起，
震撼了沉沉南天，
一座囚笼被攻破了，
自由的歌声响彻鹭江边！

任凭你戒备森严，
且看我巧越枪眼，
百门千户一剪开，
“来无影，去无踪”，像一阵轻烟。

帆影掠过九龙江，
红心直奔上杭龙岩，
那里，号角在召唤，
熊熊烈火席卷闽赣边。

不倒的红旗啊向前，
厦海怒涛啊撼南天！
今朝打破了小小囚笼，
明日砸烂王朝大牢监！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5月20日）

高云览把主题思想引向深入，追求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小城春秋》改写了一遍又一遍，有好几章是改写了十几遍的。他说：“我摔了不少筋斗，摔得越痛就领悟得越深。在构思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砍杀那些公式概念的废料和自然主义的渣滓。可以说，在追求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从理论的钻研和创作实践，我是一点一滴的摸索着走的。”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性格特征（言行举止），表现思想和内心世界，而不是罗罗嗦嗦地解释人的心理和分析精神状态。他要学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朴素手法，曹雪芹与吴敬梓在刻划人物方面比托尔斯泰鲜明而深刻。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要把现实塑造得更完全、更确切、更动人。语言——这是文学的武器，武器越精良、战斗就越有力量。为了语言形象化，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断请教同志、朋友和群众，更重要的请教生活，一句不苟，一词不苟，一字不苟。《小城春秋》正是通过艺术形象性，人物都

活了：李悦、吴坚、剑平、四敏、仲谦、秀苇、吴七这些热血好儿女，使广大读者为之激动并受鼓舞了。可以肯定，《小城春秋》为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树立了碑立了传。我在墓碑撰文：“这里永息着名作家高云览，他在《小城春秋》一书中描绘了中华儿女的英雄形象。”

40年来《小城春秋》发行150多万册，至少有数百万到一千万读者阅读过，受到一定的积极影响。我记得，因职务关系开会、视察、参观，几乎走过29个省、市、自治区，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有人谈起对《小城春秋》的印象、感受或评价，一般认为“引人入胜”、“爱国主义作品”、“生动的历史记录”。有两位省领导人和多位教授提起在学生时期曾受过那“坚持真理”、“红旗不倒”的启发。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厦门大学60周年校庆的主席台休息室，丁玲同志对我谈起高云览作品评介说：“云览同志很有才华，1932年我把《前夜》交给‘湖风书店’出版，那小说既有朝气，又有稚气。20多年后，遗著《小城春秋》在战斗中成熟了，人物有血有肉，秀苇写得很感人，是一部革命的传奇。”在座的有厦门大学书记陆维特，《反杜林论》译者吴黎平。

悠悠40年，常常吟起：“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我想起亲密战友为革命儿女树碑立传的前前后后，想起共同参加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诞生后分别投身国家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火红经历，想起相知25年像管仲鲍叔和子期伯牙的知己、知心、知音的情怀，一幕幕往事便涌上心头。

1932年，年22岁的高云览出版了一部以地下革命工作为题材的小说《前夜》，听说我是左翼一员，寄给我一本，我刚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法律系毕业（时年20岁），在上海泉漳中学教书，积极投身抗日运动，读了允为神交。我坐了3次牢后，辗转在新

加坡相逢，我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主编兼评论员，云览在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经常投稿，时相过从，成为知己之友。他参加马共的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马来亚队（简称“民先队”）的发起人，任宣传部长。1939年秋，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名义回国采访抗战新闻，云览任特派记者，在重庆汇合，一起采访大西南的前线和后方。1940春，在湘桂线碰到敌人大轰炸，死伤很多，我们安然无恙，他很幽默：“前线记者总要考验考验！”昆仑关之役，两次子弹从我们的耳边擦过，他大呼“命大！命大！”他写了《我们在旅途上》，发表在《南洋商报》，把我在防空洞练习站着睡觉的本领和一面打摆子一面蒙着被子写稿等事，写得有声有色，读者无不哈哈大笑。陈嘉庚主席领导“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我们参加了慰问大西北七省：甘肃、青海、宁夏、绥远、河南、山西、陕西；我和云览坚持全团访问延安，蒋鼎文给挡住了。回到重庆，我两人亲自谒见了中共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凯丰等，汇报了华侨救亡情况，我并转受《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的委托，物色一个有影响的有声望的编辑主任，周恩来副主席推荐了胡愈之。1940年底胡愈之赴任。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向南洋华侨报告国共磨擦真相，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我们经常陪同胡愈之到怡和轩和陈老谈国内外形势、华侨情况和筹赈运动。云览还征得陈主席同意，开始撰写《陈嘉庚传》，写了《称赞延安》和《攻击奸贪》两部分，可惜在战争中遗失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文化界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云览任干部训练导师。1942年2月4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兵临城下，新加坡即将沦陷的前夕，胡愈之、郁达夫和我、高云览夫妇等28人挤进仅有4公尺长的摩托舢板，在

敌机轰炸下，在布满水雷的海面上，向荷属岛屿的丛林进发了。我们一行分居各地，最初匿居在苏门答腊的小镇巴爷公务的有：胡愈之、沈兹九、郁达夫、汪金丁、王任叔、邵宗汉、高云览、白碧云和我、妻吴梅，为了掩护和维持生活，开设“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当老板，我当经理兼酿酒师，胡愈之当会计；云览在另一小镇比亚曼和一位华侨朋友开钾皂厂。在这前后，郁达夫被迫在日本宪兵队当了3个月的通译，凭着他的掩护，胡愈之建立地下组织“同仁社”，秘密从事抗日活动，云览和我都参加。有一次，云览拿到一张假钞票被日本宪兵抓去，我冒险到武吉丁宜宪兵队部“魔窟”，向郁达夫求救，他机智地设法哄宪兵释放了。我和云览再度流亡，携带彼此的家眷偷雇了一部蹩脚小汽车，星夜突围而逃，第五天到了巨港，和温平、林枫汇合，开钾皂厂和酒厂。目标还是太大，我和吴梅、林枫疏散到200多公里外的楠榜的港口直落勿洞去，杨骚（改名杨笃清）早在那里，说是“好地方”，可以安身，又开了钾皂厂。不久，杨骚蛰居到更偏僻的移民区米德洛去。

虎狼没有睡大觉，郁达夫被一个昭南岛（新加坡）调来的小特务洪根培向宪兵队部告密了。经过2年多的密查和侦察，敌人从外围一步步进逼内圈，终于弄清文化界抗日分子的核心和全部同志。预料中的事终于来了，1944年6月杨骚与侨生女（娘惹）陈仁娘结婚，我和妻到米德洛参加婚礼，回来，楠榜宪兵队部要我第二天到“侨长”家问话，我准备经受酷刑，坐牢乃至杀头的考验，晚9点，我就呼呼大睡，以便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临睡向妻念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第二天，宪兵山崎询问表面上十分缓和，一小时即草草了之，宣布一条：“不许离开直落勿洞。”我知道这里大有文章。吴梅勇敢地冲过敌人的监视网，坐火车到了巨港，向云览、林枫、温平报警，并统一口

径。云览叹说：“一片丹心，何贱头颅！”于是，大伙儿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日本投降了，楠榜宪兵队部一个台湾通译黄某，来钾皂厂玩，和我大攀“乡亲”，透露了惊人的内幕：“你和郁达夫一伙数十人，一年前就查清了，东京帝国大本营电令：‘严密监视，一网打尽。’原定1945年9月1日联军进攻时把你们一伙活埋，埋人坑已经掘好。”他带我到丹绒戈兰去“观赏”埋人坑。在苏西，“一死何难仇未报”的郁达夫不能免成为烈士了。

我们先后回到新加坡。

温平参与胡愈之、沈兹九组织“新南洋出版社”（上海书店主人陈岳书、王叔暘支持很大），出版《风下》月刊，胡愈之任主编，成为最受华侨欢迎的刊物。

林枫回到艺术队伍，筹办“星洲实验剧团”。

我和云览别出心裁，为了民主事业需要钱，决定下海经商，援引陶朱公（范蠡）“三致三散”的故事，开设两合“钜元公司”，经营土产和运输，趁战后机遇，传奇式地4个月赚了百万元叻币（新加坡币）。陈嘉庚笑道：“你们两个书生，做起生意，倒有‘二步八’（即有两下子）。”

我们和胡愈之、李铁民协助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反对美蒋、迎接新中国，陈嘉庚拿了11万元叻币，我和云览拿了9万元叻币，陈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李铁民任督印，张楚琨任总理，高云览为董事及大股东。毛主席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广大侨众称该报为“民主堡垒”。

“钜元公司”还自置两艘远洋轮船，一艘400吨登陆艇“南元”，一艘1400吨运输船“南美”。1948年底，高云览飞香港与中共中央潘汉年及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饶彰枫协定，将

两艘轮船开回祖国，为华侨投效解放战争先倡。1949年正月，我离新高飞港，指挥两轮北征，冲破美蒋封锁的台湾海峡，北上解放区港口烟台，转运军需品，多次立功，被称为解放战争的“后勤”。不久“南元”转让解放军海军，参加了解放南海诸岛的战役。

英殖民当局在1948年宣布紧急法令，镇压马来亚新加坡革命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高云览以“通共”被捕，坐了两个月的牢，1949年6月以“红色商人”从新加坡驱逐出境，驻香港。9月，我们先后北上烟台共同搞“后勤”。

新中国诞生，惊天动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我抛弃报纸总理和船东的地位及优厚生活，参加艰苦奋斗的供给制的国家工作（政务院专员），对云览说：“我把公司包袱撂在你一个人肩上，你的管鲍之情使我刻骨铭心！”

云览举家搬在天津。他把公司船务交给妹夫皮荫芬担任，自己拿起笔来了。1952年向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支部工作委员会表示：“我应该做一个脑力劳动者，我不过是因‘历史的安排’，在海外客串了‘资产阶级’这个角色，做了个临时演员，现在应当复员了。”整整一年埋头创作《小城春秋》，对大女儿迅莹说：“这部小说在我心里悬了20多年，我必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951年我调任新华社华侨广播编辑主任，参与创办中国新闻社任副社长，1955年被选为厦门市副市长。云览同我商定：公司交给国家，“南美”交给国家。我们就这样办了。1955年2月21日《人民日报》“我们伟大的祖国”报头栏刊出该船“南美”的照片。

云览完成《小城春秋》第三稿，到北京向胡愈之同志、阿英同志请教，我恰好来京开会，对稿读了一天一夜。翌年，他改写了第六稿，精力充沛地对我说：“付印后我就可以回家乡了，到厦门体验生活，一定要歌颂厦厦铁路和海防前线的英雄儿女，应该

好好写一写。”在临终前一月，他寄来两本《小城春秋》油印本，要我把意见随时写在油印本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错误和缺点”，还满怀信心地说：“我已出院，剪去五六寸肠子，身心愉快，痊愈了。我心平气静，躺了一个多月，读了许多书，大快平生。”

这位从内心发出“听党、听毛主席、听人民使唤的文艺小兵”，是多么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艺术，热爱真理呵！谁知：遗著未睹身先死，长使知音泪满襟！高云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永远的纪念——高云览和〈小城春秋〉纪念集》收集了52篇文章，有亲人的怀念，有友好、学生的回忆，有文艺界的评介，有年谱和史料，所有这些都证明：高云览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小城春秋》是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影响于年青一代。当前，我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很高兴，《小城春秋》即将重印，作为年青一代的爱国主义教材。我还希望《小城春秋》编为电视剧，让广大观众从那火与血的“历史的记录”获得新的鼓舞，新的启迪！

1996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张楚琨(1)
亡友高云览和他的遗著《小城春秋》	张楚琨(1)
相知十四载 魂牵四十年	林 枫(10)
缅怀远去的战友	吴柳斯(20)
忆患难之交高云览	(香港)温 平(26)
一篇无法完稿的纪念文	杨 嘉(28)
怀念高友庆同志	徐景星(30)
高云览和《小城春秋》	龚家宝(33)
忆云览	陈元宁(38)
忆《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	李 离(44)
回忆高云览同志	赵家欣(53)
追念《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先生	张圣才(60)
高云览的创作生活片断	白碧云(61)
爸爸永远活在我心中	高迅莹(65)
忆爸爸	(香港)高京翼(81)
二哥,我永远怀念你	(菲律宾)高玉瑜(85)
切身的感受	高玉瑾(88)
记忆的闪光	高约心(91)
挥泪悼亲人	(美国)王雪芳(96)
70年的思念	